



陳雨露著



玫

陳
醉
雲
著

瑰

(新詩集)

版出局書潮春海上

十七，十一，十五，付排。
一
——
二〇〇〇

每冊實價五角

上海高施路塔四里春湖書局發行

寫在玫瑰前面

在一九二三年左右，我也會寫過一些詩。不過並不多作，祇在生活發生變化，情感上失了平衡時，就寫幾句解解悶。中間曾經有一個時期，全副精神被革命的高潮所吸引，憧憬於將來的理想事業與理想社會，還簡直把詩及其他文藝看作「閒情逸致」的東西了。後來，種種事實擺在我的眼前，知道人還是這樣一種人，社會還是這樣一種社會，要他們完全離開舊道路，舊軀殼，去

突飛猛進，簡直是不可能的，再花上「十年教訓」，來作心理上的建設，恐怕還不見得够，或者連心理建設也會受種種阻礙。並且，經驗與事實告訴我，知道文藝與美術，實在是人類生活上最重要的東西，而且也是達到精神的醇化美化及心理建設的養料。於是，我纔又同文藝親近起來了。

今年春間，在杭州的旅舍中生着小病，可是因為身體不適的反應，反使精神覺得興奮，不知怎的忽然想起多久不彈的老調子來了，就寫了一篇詩——玫瑰。過了幾個月，又寫了一篇月光，一篇秋。最近，承康農與友

松雨兄的敦促，又在六天之內一連寫了三篇——落葉的輓詞，海的舞曲，眠歌。從前的舊稿，本來也有好幾首，可是我不打算去蒐輯它們了，現在祇收了解脫忘了我罷兩篇，聊作過去的生活的紀念。於是，我的這本集子，就此因緣而出版了。

在我的意思，做詩最好不必拘泥於規律，甚麼方式適合於表現自己，適合於表現自己的思想，情感，想像，作風，就用甚麼方式好了。所以我們不一定要去模倣從前的五絕，七律，以及模倣西洋的八行詩，十四行詩等等。在這本集子裏面，我自己認為比較滿意的，

是玫瑰月光兩篇，也許就是因為寫的時候比較自由的緣故。但是海的舞曲等四篇，不知怎樣，忽然又作繭自縛起來，把行數排列得那樣拘板；雖然形式上似乎工整一點，但我總覺得有點短氣和跔躊的樣子。

至於我上面所說的表現自己，也並不是怎樣絕對的表現自己。一則，寫出來要在人家可以瞭解的範圍之內；二則，所謂「自己」者，也就是多數人的一面，好比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一樣。一個人的生活，當然要受着環境的影響；一個人的思想，情緒，也和別人具着共通作用；所以從個人的冶鑪中產生出來的東西，同時

也就含着社會性的成分。現在正是鬧着「個人文學」和「社會文學」的問題的當兒，怕會因此牽涉到我這句話的上面來，這是應得讓我把「表現自己」的意思辨明一下的。

詩，總是帶着情感性的東西。我本來也很想積極，樂觀，但是因為環境與自身的緣故，使我很難如願。

關於環境呢？我覺得對於那種驕與諂的奴才氣實在看不慣。譬如在政治機關服務，本來也和在別的機關服務一樣，是沒有不可以的；說得質直一點，大多數人也不過一樣的爲着飯碗問題而已。但是一般人一做了官，就

每每自以爲了不得，別人也就從而露出羨意與諂態，這却未免太卑鄙了。這一點，都市中似乎比較好一些，譬如在同一里巷裏面，住着從前的什麼「督軍」「省長」之類，大家也不過把他們和平常的阿二阿狗同樣看待，不會特別去媚諂他；可是到底也不行，試看所謂代表輿論的報紙上，不是充滿着奴才氣，連現任職官的名字都不敢直稱嗎？因爲這種奴才氣的瀰漫，便什麼進步都沒有了，到處所見的，多是蠢態，醜態，使人感到還不如早一點離開這個世界；但是爲了自然界的景象，爲了藝術的趣味，又使我捨不得這個世界。於是愛與憎的觀念便在

我的心中顛倒着了。

關於自身呢？腸胃間的沉疴，與時俱深，差不多已成不治之症，因為沒有充分的時間與金錢去治療，也祇好由着它去；可是這病與貧的壓迫，却已夠消受了。自己的身體，既然使我不能積極，而環境的現象，又使我深感失望。所以我最近的感想，覺得賈誼早死，屈原沉江，也並不是怎樣沒意思的。自然，我不想同他們去比擬，而且也決不去自盡；不過假使有這樣一種人，他們向着我說道：「我們的社會裏，不需要你的存在了！」並且想用一種較為好聽的名義，來結束我的生命，那

麼，我覺得也沒有甚麼不好。

唉，我爲甚麼要這樣說呢！我的理性似乎又在告戒我了：「你應該向『積極』和『樂觀』這兩個偉大的名詞懺悔！」然而在我的詩裏，却已不免流着哀惻之音了。

耶穌說：「誰配拿石頭打人？」當然，我們決不該像法利賽人那樣的濫用石頭。可是我却覺得有了愛就不可避免有憎，對於一切事理，每每主張愛憎分明，這却頗犯了佛家的「嗔」戒，因爲憎也是一種嗔念。那麼，似乎也該懺悔一下罷？然而這一層我却覺得不必，因爲我對

於任何個人，並不曾懷着絲毫惡意，我知道他們背後都有一種背景，都被一種「既成制度」與「既成觀念」欺騙着，支配着，驅使着，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；所以我所憎惡的，祇是那些腐舊的制度與卑劣的觀念而已。（所以我覺得不必去攻擊個人，要攻擊不良的制度與不良的觀念，纔是澈底的辦法。至於人，大家都是差不多的，多是隨環境及制度思想而改變，可以爲善也可以爲惡。我主張在未生之前設法制育，不贊成在已生之後任意殺人；有罪的尙且不必殺，無辜被戮的尤其可慘。試問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王」，誰能夠把罪狀十分公正的辦

理，使當時及後世的人們平憤釋恨？更有誰可以假借一種缺少遠大眼光的罪名來任意殺人！這個意思，現在既然感到了，便好像骨梗在喉，不吐不快，所以就順便的說出來了，讓我附贅在這下面罷。」想來這樣的憎法，是沒有甚麼可以疵議的。

環顧國內的文藝界，除開虛聲的或私人關係的互相標榜外，似乎並沒有多大真實的成績。——真能做出一些成績的人，「批評家」又反會對於他們不懷好感，或者甚至於加以傾軋，誣讐，中傷；所以便更難產生好的作家與好的作品了。——虛聲標榜的文字既可受一般人的

歡迎，那麼，我這冊詩集的出版，想來也不至於會使讀者怎樣不快罷，於是我也就不再說些甚麼「災梨禍棗」的話了。

一九二八，十一，九，於上海

目 次

|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|---|---|---|
| 玫瑰 | | 一 | 一 | 六 |
| 海的舞曲 | | 七 | 一 | 四 |
| 月光 | | 七 | 一 | 三 |
| 眠歌 | | 五 | 一 | 二 |
| 落葉的輓詞 | | 七 | 一 | 一 |
| 秋 | | 七 | 一 | 一 |
| 解脱 | | 七 | 一 | 一 |
| 忘了我罷 | | 七 | 一 | 一 |
| | 103—110 | | | |

玫瑰

和風喚醒了春睡，
生物們誰不閃着喜悅的光彩
誰不綻出了生命的青翠！
她——可愛的玫瑰，
也含着蓓蕾，
愉快地沐着朝暉。

燕子從南方飛來，

把所見所聞告知了一切花卉，

她們便都笑顏逐開：

桃花是紅光灼灼，

梨花是淡白嫋嫋；

我們的玫瑰呵，

她更出落得倩麗可愛！

她在大自然中顧影徘徊，
宇宙給她以智慧，